

# 盛续春光识紫藤

## ——张熊《锦帐垂珠图》团扇欣赏

□李笙清

张熊(1803—1886年)为海派名家,与同时期的著名画家任熊、朱熊合称“沪上三熊”。张熊擅画花鸟和山水人物,其花鸟画初宗恽寿平,后自成一派。张熊注重写生,功力深厚,画风“纵逸似周之冕,古媚似王武”,时称“鸳湖派”。张熊一生性格耿直,淡泊名利,同治年间曾坚辞宫廷画师之征,以鬻画终其一生,与夫人钟慧珠一起潜心书画艺术,堪称画坛比翼。其间课徒授艺,从者甚众,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,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曾印行其课徒画稿200余页。

张熊《锦帐垂珠图》团扇直径25厘米,纸本设色,湖州博物馆藏。画面构图规整有致,依照团扇特有的圆形布景,空间上实下虚,疏朗开阔,清气满幅。紫藤属落叶攀缘缠绕性豆科大藤本植物,为百姓喜爱栽植的长寿树种,作者以之为题材,造型准确精微,笔墨细秀,风格郁茂。画面右上,一根粗大的紫藤枝干从上垂下,蜿蜒回环。宽大的绿叶间,一串串丰腴饱满的紫藤花宛若串串玉珠,厚密兼有,或似风铃在枝叶间轻轻摇曳,或似玉珠渗出叶片低垂轻拂,姿态优美迷人,动感十足,别有韵致。

锦帐即锦步障,出自《晋书·石崇传》:“石崇与贵戚王恺等斗富,恺作紫布步障四十里,崇作锦步障五十里,以胜恺。”体现了古人以锦帐斗富的奢侈生活。紫藤树枝蔓相绕,一团团硕大的花穗垂挂枝头,紫中带蓝,灿若云霞,宛若锦帐垂珠。金谷园为石崇别墅,后多以“金谷”借指石崇。唐代李德裕在《忆新藤》中运用“锦帐”的典故发出了“金谷如相并,应将锦帐回”的感慨,认为紫藤锦帐远胜于石崇的锦步障。



张熊《锦帐垂珠图》团扇,湖州博物馆藏。

“锦帐垂珠”是清代晚期画家笔下常见的花鸟画题材,多见于立轴、扇面和镜心,体现了画家们对紫藤的一种偏爱之情。张熊画花卉,对紫藤尤其钟爱,不但悉心种植紫藤,还特意给其画室取名“银藤花馆”。在画法上,张熊将勾勒法与没骨法结合起来,枝干与茎蔓勾勒填彩,线勾茎枝、叶筋,笔力均匀,阴阳向背。花瓣则以笔头顿点,水墨着色晕染而成,片片花瓣融为珠串,浓淡相衬,匀称调和,既有徐崇嗣“五色染就,不见避忌”的没骨之趣,又有恽南田“惟能极似,与花传神”的明快笔意。画藤蔓则以中锋勾勒,虬曲自然,劲节隐现,婀娜多姿,气韵生动。整个画面布局和谐,尽管没有白居易笔下“藤花无次第,万朵一时开”的气势,但亦不缺乏明人王世贞“蒙茸一架自成林,窈窕繁灼灼暮阴”的意境。

成林,窈窕繁灼灼暮阴”的意境。

画面左下留白处有作者题跋:“锦帐垂珠,己巳秋九月既望,写于申江客舍。子祥张熊。”钤“张熊私印”白文篆书方印。书法工整端庄,笔画粗细匀称,遒劲有力而又不失秀媚之韵。己巳年为清穆宗同治八年(1869年),其时张熊已年近古稀,尚能泼墨绘事而不辍,其精神追求令人肃然起敬。在领略张熊精湛绘画技艺的同时,可管窥到其疏放豁达的胸怀以及充满美好情趣的艺术追求。

紫藤的颜色为“烂漫夺目一片紫”的紫色,怒放于百花开尽的暮春时节。历代文人对紫藤钟爱有加,如唐代诗人杨巨源即有“幽含晚态怜丹桂,盛续春光识紫藤”的诗句。

# 瓷上丽人三月三

## ——清代乾隆粉彩仕女人物象耳尊欣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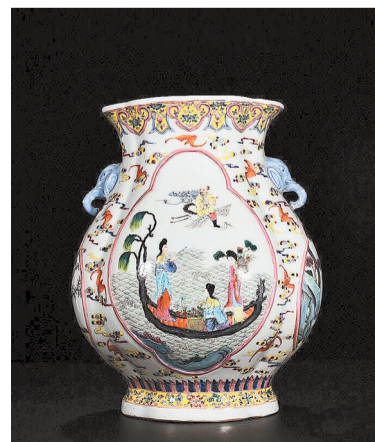
□雨林

“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。态浓意远淑且真,肌理细腻骨肉匀。”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的《丽人行》描绘的正是古代妇女节即上巳节女性相约水边洗浴的场景。

上巳节在汉代之前就有,原以三月第一个巳日为节。魏晋后将该节日定在三月初三,故上巳节又名“三月三”。上巳节的主题是祓禊,即手执兰草到水滨洗濯身体,后来又增加了祭祀宴饮、曲水流觞、郊外春游等。自先秦开始,每逢上巳节,青年男女便到水边约会,献花定情。民间的上巳节,未婚女子向媒神求婚姻美满,妇女则祈孕得子。因此上巳节也可看成古代的“妇女节”,已婚未婚均可参与。这种热闹的节日场景不仅出现在诗人的笔下,也被古代艺人印刻在瓷器之上。

这是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粉彩开光仕女人物象耳尊。该尊高37厘米,腹径30厘米,海棠口,扁腹,圈足,左右侧各置宝象衔环耳,象首为圆雕,造型具有简练的装饰性,弯弯的象鼻紧贴在瓷器上,形成漂亮的双耳,取“太平有象”的吉祥寓意,又有祥瑞平安之意。尊今作樽,原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,后逐渐演变为礼器。到了明清时代,尊器多为装饰之用。

此象耳尊上遍布祥云红蝙蝠,尊口与圈足上分别装饰有西番莲纹饰,更显得瑰丽多彩。其中一幅仕女图,波光粼粼的水面之上,三位美丽的古代仕女撑着一叶扁舟,或坐或站,有手执画笔的,似乎正在眺望远方;有捧着花盆的,仿佛在赞叹春光明媚。仕女的周围饰以波浪为烘托,给人一种烟雨蒙蒙、亦真亦幻的感觉。远方乘鹤飞行的仙者更加增添了画作中的仙境气氛,给观者以身临其境之感。



粉彩开光仕女人物象耳尊。

# 剔红绘春景 桃鲤寓吉祥

## ——清乾隆剔红桃花流水鲤鱼盖盒欣赏

□吴昆

漆器收藏算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,但如果沉浸其中,却可以感受到别样的魅力。我在藏友家欣赏到一件清乾隆剔红桃花流水鲤鱼盖盒,华丽无比,令人赞叹。

剔红这门古老而神秘的工艺是华夏传统漆器工艺的瑰宝,其制作工序繁复精细,先是在器物胎骨上层涂朱漆,少则数十层,多则上百层,待漆层积攒到一定厚度,工匠们再以刀为笔,精雕细刻出各式图案。剔红工艺起源于唐代,彼时社会繁荣,文化昌盛,为其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。宋元时期剔红工艺不断改良,技艺愈发成熟。到了明清,尤其是乾隆年间,国力强盛,宫廷对艺术品的品质要求极高,剔红工艺迎来鼎盛期,诞生了众多精美绝伦的作品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桃花寓意丰富,象征春天的来临,给人们带来生机与希望,也代表美好爱情与幸福生活。



清乾隆剔红桃花流水鲤鱼盖盒。

古往今来,文人墨客常以桃花入诗,崔护的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借桃花抒发对爱情的眷恋与失落。在这件盖盒上,桃花盛开的画面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。

鲤鱼同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“鱼”与“余”谐音,寓意年年有余,寄托着人们对富足生活的期盼。“鲤鱼跃龙门”的传说更是象征着通过努力拼搏实现理想抱负,代表勇气与进取精神。盖

盒上的鲤鱼身姿矫健,充满活力,激励人们在生活中积极向上,奋勇向前。

这件清乾隆剔红桃花流水鲤鱼盖盒直径15厘米,造型简约却不失典雅。圆形盒身,子母口设计,开合顺畅自然,线条流畅优美,与盒身相得益彰。盖盒上的雕刻堪称一绝,桃花流水与鲤鱼构成了一幅灵动的春日图。桃花盛开,花瓣层层叠叠,细腻的雕刻让每一片花瓣都栩栩如生,仿佛能闻到淡淡的花香。流水潺潺,线条蜿蜒流畅,生动地展现出水流的动态与韵律。鲤鱼或悠然自得地游动,或欢快地跃出水面,鱼身上的鳞片、摆动的鱼鳍都刻画得细致入微,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这件清乾隆剔红桃花流水鲤鱼盖盒是工艺与文化的完美融合,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,让人领略到古人的匠心独运,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